



难得真言

闵中王

难得真言

——影视放评及其它

閔中王

中國檢察出版社

再 版 小 序

“上学是您真正的生日”——几年前，当我儿子结束“学龄前”而满怀憧憬地走进小学之门时，我从万里之外殷殷寄语。回国后，自然很努力于为父之职命，故不免时有劝导，如“你生来就是学习的”之类。也算这小子“倒霉”，怎么就不当不正，偏偏选上个9月1日呱呱坠地呢？

今天——9月1日，又是他开学的日子。一大早，我送他去住处附近坐班车——他住校，往返均由学校接送。晨风中已略觉秋凉，我叮嘱他要穿好衣服。“又长一岁了”、“五年级了”……，不想多说，可又说了，好在我见他总点着头，有时还“嗯、嗯”的，很认真，象是全听进去了。我宁可这么信着，所以，好一阵宽慰哟！

班车走了。他在车里向我招手，我在车外向他招手。晨光熹微里，我模模糊糊地感到：只要有旭日相随，有少小依恋，我们就该说：咳，今天是你的“生日”。

凡新的、成长着的，总是好的！为了永有新进，为了不再再版（书和人），我还得老“上学”下去！

记于1993年9月1日

序

选编入集的这百余篇文章，是我近十几年碌碌笔耕的一部分。影视批评居多，约三分之二；“其它”略显杂糅，有经济小品文，有专论时事、政治或社会问题的，还有一批旅德之作等，大体也都是些批评文字，一并汇集，权作检阅。

我不可能忘记是我的大学挚友龚钢先生最先开导我试笔影视的。那是1982年春节期间回杭探亲期间。“你在北京看片子快，业余时间不妨搞搞影评嘛！”我清晰地记得他说这话时是燃着一根烟的。一晃十年，我为之投入颇多，所得似也成正比的。而他早已高就浙江教育学院艺术美学教研室主任一职，却于今年又悠悠然过起研究生的日子来了。他的才气和志向当初就显得过人，如今更是后劲足矣。人生就是这样，受随机因素的影响太大，常不象必然之物那样简单、机械，惟此才奇妙，才有趣，才回味无穷。一片热闹的“涂鴉”之后，想起来竟是那一次寻常的采访和闲聊策源的，这也使我再切身不过地感到：“英明”这东西看来不独属君主的圣殿。

然而，影视评论于我，终究与“圈里人”不大一样，趟的是“野路子”，打的是“擦边球”，许多非常“内行”的问题是向来不拟去轻举妄动的。而舍此是否就一定不“地道”，也从不屑多去理论。凭着“虾有虾路，鱼有鱼路”、“猪往前拱，鸡向后刨”的意思，唯一能做的全是由着兴趣恣肆纵笔，所言大多是面向社会的。钟惦棐老师生前着笔影评，就很注目整个社会的宏观运转，居高望远，行文超逸精美而自成一

体。他的实践和致思方式给影评界的影响是卓尔深远的。也正是从他那里，我对影评产生了信心：原来，它可是如此美妙的东西！批评的意义和境界慢慢清晰了，我体会到，它实际上类同砾石，对他人对自己都是锻炼，锻炼勇气和才智，也锻炼宽容。它能推进创造力的发展，享受到一吐为快的真与善，展示严正的思想节奏和人格力量。高尚的批评总深深地激荡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热情，因此，其自身也准保得附着美的形式，以悦最广大之众。批评当是智者的艺术呵！纵有薄冰上劲舞之险，担负的也是永恒的神圣职责。

收入本集的文章，短则寥寥百字，如《我看西湖三雕塑》；长则洋洋万言，如《谈电影创作者的现代意识》，最早刊于1980年5月26日《工人日报》，即《也谈“以仲永为戒”》，至迟截止1989年11月8日《中国文化报》，即写于联邦德国进修期间的《雕龙》。其中稚拙的有，激烈言辞的也有，却分毫不减我一往情深。绝大多数都是发表过的，有的还领过奖，如《出“手”不凡》、《把太阳“解放”出来》、《走开！表面与呆板》等，但未必都感觉极好。倒是那几篇未被发表的稿子（即《留给未来的话题》、《有感于“文化人缺文化”》、《〈十六号病房的〉“病”》、《让文化的灵光普照美的殿堂》、《漫画〈我的一家〉有批评意味吗？》和《科技、文化、中国留学生》等），至今仍觉得“冤”。尤其是《留给未来的话题》，是我实录机关生活片断的唯一文稿，用词平实，却溶入了我多年投身其间而依依唤起的一番亲情，自然倍加珍视。这次结集一并编入，既算“平反”，也更是敝帚自珍之心理使然。此外，本书在目录编排上基本不考虑写作和发表的时间顺序，仅按照我对读者兴趣的理解。因是汇编，也大多原貌不变，只有极个别文字和题目作了更动，如《嘿，〈嘿，哥们儿〉》，原

文即如此，发表时被改作《笑意如春》，窃以为味道与色彩均不如前，于是，又改了回来。这种执拗怕不会被误解为冒犯吧！至于书名《难得真言》，原为一篇短文的题目，移用过来，是指望对这部集子的总体面貌也有概括意义。最后，应当感谢《中国妇女报》编委郑中华女士，这部集子的出版是与她的热情鼓励和帮助分不开的。

1991年4月 于北京

目 录

再版小序.....	(1)
序.....	(2)
—	
“路”之评	
——微言刘晓庆.....	(1)
潘虹没“疯”	(5)
“长春”之春安在?	(7)
关于“女性电影”	
——答《中国妇女报》记者问	(11)
《大潮初动》前言.....	(14)
谈电影创作者的现代意识	(19)
墙	(37)
走开! 表面和呆板	
——评《战争, 让女人走开》兼	
及影评写作	(39)
谈“多义”之义	(42)
说“突破”	(45)
“西部”的胸怀.....	(48)
论平庸	
——兼论中国电影批评的重点转移	(51)
就“遗憾”说几句遗憾话	(63)
漫谈特写与特色	(66)

眼睛的评论与评论的眼睛	(70)
“醒耳”	(75)
谈“微”	(76)
兵呢?!	(78)
“活法”小思	(80)
并非“独运”	(83)
难得真言	(86)
话说“说话”	(88)
“没劲”辨析	(91)
今人安在?	(94)
关注之后	(96)
出“手”不凡	(98)
——《黄土地》感言	(99)
自我省思	
——我谈怎样做观众	(102)
图解与曲解	(105)
套俗与俗套	(107)
把太阳“解放”出来	(109)
好个“精神化装”	(111)
求“实事求是”之是	(113)
《十六号病房》的“病”	(115)
音响省略的魅力	(117)
希望成为别人是可悲的	(124)
自由属于锐意创新者	(127)
“回顾”的预测	(129)
关于《异议》的异议	
——就中国“西部片”与袁	

文殊同志商榷	(131)
影子的妙用	(135)
寻常呼唤异常情	(137)
斑斓人生男女事	(139)
仅写三个“零”是不够的	
——《零的突破》观后感	(141)
坦诚的历史襟怀	
——看纪录片《抗日烽火》	(143)
人：被尊重与被自重	(145)
“大言”不断	
——为《新电影》报开辟“北	
京青年影评学会影评专栏”而作	(147)
路，始于自己足下	(149)
有一条长长的石阶	
——简评影片《良家妇女》	(151)
一个耐人寻味的空镜头	(154)
观《井》	(157)
灵堂：黑与白的叠加	(159)
青春，礼以祭	
——影片《青春祭》观后	(161)
《姐妹坡》：姐妹与坡	(163)
爱：一往无前	
——《爱情的故事》观后	(165)
嘿，《嘿，哥们儿》	(167)
《总统行动》的心理冲击	(169)
《雾界》的“雾界”	(171)
《澳门沧桑》咀英录	(173)

一个沉重的包袱	(175)
沉思于期望与失望之间	(177)
《代理市长》：激情与错觉的产儿	(180)
《大阅兵》：天空般庄重的力	(184)
《错位》：平和的诉说	(187)
漫评《钱这东西……》	(189)
音乐要俭用	(191)
消逝中的期望与期望中的消逝	
——评《女儿楼》	(192)
沉重——《黑炮事件》的份量	(196)
末代皇后的玩弄与被玩弄	(198)
《人生》信息简论	(202)
《男性公民》过眼录	(217)
论“透视电影”	(229)
永恒的独语	
——电视剧《秋白之死》赏析	(243)
感慨系之	
——《丹娘》观后	(245)
美在拥挤中流光溢彩	
——小论《巴桑和她的弟妹们》	(248)
冷静地面对喧动	(251)
“小品”小品	(253)
《寻》之寻	(256)
《四世同堂》为何引起轰动？	(258)
《眷恋》漫笔	(260)
病人类	
——评电视剧《希波克拉底誓言》	(263)

细的针线粗的活

- 评电视剧《冷的边山热的血》 (266)
- 《迎接挑战》：走路的哲学 (268)
- 青春无悔亦无愧**
- 评电视剧《青春无悔》 (270)
- 随便，朴素的认识始点**
- 荧屏初识 (272)

二

- 尚美意识谈** (276)
- 谈谈现代家庭的开放性** (280)
- 鲍弗汀印象**
- 记一位我所敬重的德国老师 (283)
- 感谢你——福斯夫人** (285)
- 与日本朋友前多弘树一席谈** (287)
- 也谈“以仲永为戒”** (289)
- 无度·无益** (291)
- 我看西湖三雕塑** (293)
- 让文化的灵光普照美的殿堂** (294)
- 向屠格涅夫学雅量** (296)
- 渲染、感染及其它** (298)
- 在贫困与富有的转捩点上** (301)
- 从开放意识到“代价观”的思考** (304)
- 开放与独立** (308)
- 精神文明真伪论** (311)
- 有感于“文化人缺文化”** (315)
- 收获，在对话中** (317)

愿声声爆炸，佑你平安	
——痛悼钟惦棐老师	(320)
广阔之路未穷 锣鼓之声先歇	(324)
“文革”沉思录	(326)
留给未来的话题	
——一次首创性体育运动会纪实	(331)
鼓声不息	
——观话剧《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	(334)
妒嫉，一种不祥的人类情感	
——简评话剧《上帝的宠儿》	(336)
漫画《我的一家》有批评意味吗？	
——与华君武先生商榷	(339)
独立地审视人生	
——读卢新华新著《森林之梦》	(342)
从“活”字说开去	(344)
扩权、越权与限权	(347)
衣帽架引出的遐思	(350)
论奖励	(352)
漫论封闭原理与计划管理	(355)
关于指导性计划特性的理论辨析	(363)
《经营人生》选编者言	(371)

三

老桥二百年	(374)
柏林居	(377)
“男人不是女人的敌人”	(381)
绿水原无忧 因风皱面	

——名老板章金士采访录.....	(383)
老来红	
——记联邦德国电影艺术家	
爱娃·埃布纳.....	(387)
《我和她》：一位女导演的“男性电影”	(390)
三国合拍片《汉诺森》引人注目.....	(392)
吴子牛答记者问	
——第3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中的精彩片断.....	(394)
将军答问录.....	(397)
在柏林遇子牛	
——关于一代人的报告.....	(400)
忻迎一《万里藏北》显身后	
西柏林一片暖语励新人.....	(412)
雕 龙	
——访断肢雕刻家托尔格.....	(414)
科技、文化、中国留学生	
——柏林科技大学维快先生走访录.....	(417)
联邦德国政府是如何组织竞争的（译作）	(420)

“路”之评

——敬言刘晓庆

刘晓庆曾经不止一次地向人宣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观众的演员，戏演得最好，观众最喜欢……。直言不讳，勇气可嘉；但盲目多矣，亦复可哀。

是的，在中国当代青年演员中，刘晓庆的名字也许是最“家喻户晓”的了。这种知名度当然有其正常的一面，但无可否认，也含有畸形的因素，因为它并不完全表明刘晓庆在艺术上的成功。

刘晓庆的从影之路，起步并延展于中国社会从苦难多乱走向大治的新旧嬗变时期。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不可能取代年深日久的封建伦理文化对小农意识和市民情调的广泛渗透。好他人隐私之奇，在一个精神和物质双重贫困的国度里，几乎是绝大多数国民的普遍嗜好。而刘晓庆生性不羁，且露面银幕不久又闹出了家庭婚变这档子事，自然是跑不脱成为众口啧啧、街谈巷议的“猎获物”的。由于电影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再加上社会风尚的古旧和落后，在观众中未必有多少真能或真去欣赏刘晓庆扮演的角色，然而却一定有那么多人去毫不费力地（毫不负责地）谈论她的离婚、她的交际、她的“作风”云云。刘晓庆之“深入人心”，部分地来自她在银幕上的卖力表演，然而，她的“名声”，她之为中国观众所

熟悉，在相当程度上，却是阴差阳错地为社会心理的落后所致。五花八门的猜忌与谣诼以及庸俗不堪的窥探、以讹传讹等，远比刘晓庆的表演实绩更能迅速地蜚声于世。这当然怪罪不了刘晓庆本人，但无疑是她的悲哀，而未能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悲哀，相反，至今还在那里不厌其烦地津津乐道于什么“最有观众”之类，则也许是她最大的悲哀（抑或是社会的悲哀？）。

诚然，对于来自各方的传闻和纷扰，刘晓庆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她写于 1983 年的《我的路》俨然是一篇辩词。她以公开直言的方式，申述了自己的从影之路乃至生活之路，满篇严词，应战而复挑战，但强者的奋进姿态又难以掩饰地叠印着弱者的疲弱之情。也限于当时的社会觉悟，她的“路”不可能马上得到公众的普遍理解和赞许，但毕竟开始赢得了一些同情。而且，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以及观念的更新，她的个性、她那直率无藏的表述方式，似为越来越多的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所认可。老调子的乏味以及离婚一类生活现象的逐步寻常化，亦使刘晓庆减轻了不少舆论压力。然而，这些变化与其说来自作为演员的刘晓庆，毋宁说来自作为斗士的刘晓庆。倘做全面评论，那完全应当肯定：刘晓庆以斗士风范而对落后的社会习俗所作出的公开抗议和冲击，其作用是远在她所扮演的数个银幕形象所产生的作用之上的。奇怪的是，刘晓庆自己却往往忽略于此，既认识不到实际充任着斗士角色的一面以及内含着的各种复杂意味（包括悲剧意味），也认识不到她在观众中的高知名度绝非仅出自“演得最好”之故。沉沦于片面的表面的自我评论方式，岂有不陷入盲目和不清醒之理！

在《我的路》中，刘晓庆曾经百感交集地说过：“做人难。

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而今，当我们有机会也来回瞻和评论刘晓庆的“路”时，止不住也想另敬一言：难中之难，莫过于恰如其分地认识自己。而当今之刘晓庆显然是尚未排解此“难”的。世俗的种种侵扰以及迫不得已与之抗争的艰难历程，一方面必然直接分散着她进行表演探索的应有精力，另一方面则又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她表演上的诸多不足（人们似乎也顾不上深入分析她的实际表演水平）。然而，平心论来，刘晓庆即定不象有人苛刻批评的那样“至多不过是个三流演员、二流明星”，也确实不会有她自我感觉中那般美好的。她从影十年拍了十八部电影，而演来有些光彩的仍在少数，而且就是那少数几个声誉较好的角色也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比如《无情的情人》一开场娜梅琴措那种嗑瓜子的“劲头”，实在无法叫人不想起《瞧这一家子》中她所扮演的颇有几分悖皮潦草的泼皮作派的张岚小姐（顺便一提，因张岚而获百花奖，只能说明当时电影表演和电影欣赏的双重浅薄）；而《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中那个年轻的慈禧太后，其整个儿醋辣味，活脱脱是《原野》中金子这个满腹欲火寻求发泄的村野少妇的再版……，这些相似明显暴露了刘晓庆表演上的单一、重复和戏路的貌宽而实窄。骂骂咧咧的神态、斗舌妇似的心灵动机，居然一以贯之地延伸于这些角色之中，这究其根底，又不外都是刘晓庆本色的银幕映射罢了。而另一些与其本色有些反差的角色，如《心灵深处》中的欧阳兰、《北国红豆》中的鲁雪枝，加上早些年的盛敏（《婚礼》）、梦婕（《神秘的大佛》）等，大多又表演平平，除了生活体验等方面的局限外，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刘晓庆艺术功力之匮乏。最致命的是她的形象缺陷（如张口说话，其下唇总往右下角斜拉，老是一幅干

架样)以及含台词腔调滞板、不富变化等，都极大地制约着她表演空间的真正开拓与表演魅力的真正开发，使之很难晋格到一种新的艺术境界上去。这就是说，刘晓庆声称其“最有观众”、“戏演得最好”等等，“水分”是不小的，虽可视其为“自信”、“不虚伪”，但用来审度的准绳却水平不高，因为倘是仅与众多的、平庸的演员相比，刘晓庆明显有上戏大胆、敢于表演、亦有几分灵性等优点，然而，距离“最、最、最”终究还差之远矣！

中肯的评断不可能出自有意的贬损。本文无意诋毁刘晓庆的声誉，她经年累月在数不清的困扰中用极大努力赢得的声誉也是谁都难以抹杀的。我们仅想善意地劝儆刘晓庆：应当十分正确地辨别其声誉(哪些来自艺术上的努力，哪些则不是表演所致)。不必怀疑刘晓庆尚有艺术潜力和灿烂的前景，日益良好的社会气氛和人际环境也有可能为她提供登攀表演艺术峰巅的必要前提。但是，作为刘晓庆则理当自个儿清楚：并非知其名的观众都是热衷于她的影迷，她的艺术征服力至少在目前还是十分有限甚至是面临着危机的。刘晓庆当然也大可继续自信下去，但自信也要不断地走向深刻才行，何需老停留在近乎狰狞或者蛮断的地步？！近来读到她和徐如中的对话录《刘晓庆就是刘晓庆》，便很为她实在未比前些年深刻多少而遗憾不已。于是，不免想到刘晓庆的“路”着实是尚待升华的；同时，还想到了鲁迅的伟大——他终身为真理而战，毫不妥协，并有多方面的卓越建树，却始终不忘解剖自己；想到了著名法国画家高更1897年到塔希提岛创作巨幅油画后的反省之作《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

(原载《大众电影》1987年第1期)